老六安的手艺街

程念祥

老城北门一带旧貌。北大街靠近城门口这一段，不过五、六十米长，就是铁匠街。刘杰/摄

六安这些年发展太快了！不经意间已经从一个经典古城变成了一座繁荣的现代城市。面对今天的现代繁华，当我们回首欲寻觅老六安的旧时声影时，才发现她已经走远了！

历史上的六安州经济繁荣，曾有过“金六安”的美誉。一直以来老六安五行八业齐全，四季六时无闲。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，竹、木、石、瓦、纺，这些传统的行当和手艺匠人，以及那些特色的老街巷，都是我们小时候转身可见的风景。如今城市发展了，却看不到它们了！以前走街串巷的手工匠人现在一个也没有了。曾经是我们童年熟悉的铁匠铺的叮当打铁声，木匠铺的锛刨斧凿声，弹花匠有韵律的嘣嘣弹花声，还有篾匠刀下飞舞的竹丝……这些构织着古老六安历史的场景，已然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出或消失了。铁匠街、木匠街、篾匠街……这些老六安的特色老街，今天可能没有多少人还知道它们的存在！

老六安手艺人过去遍布街坊。按行业自然集聚的规律，形成过不少手艺街，但成规模、有影响的不多。六安人印象深的也就是篾匠街、木匠街、铁匠街而已。其他如照相业大部分集中在云路街及其附近，银、铜匠主要集中在鼓楼南大街，黄烟业主要分布在东大街和西门内大街，但都算不得规模。一个历史久远的城市，应该有它的记忆标签。六安现在能记忆下去的，也只有南北两座古塔了！

六安手艺街本来史无详载，要将它们作为历史标签，就必须挖掘老六安人的记忆。

篾匠街

篾匠街是六安规模最大的手艺街。上自西湖庵南大沟沿起，下至北门外龙津渡滩渡口与西街、顺河街相连，近三里长的篾匠街说是街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大的竹业生产场地。篾匠街面对城墙根，背靠淠河沿，被和平桥、便门街自然分成三段。《六安县志》载，“早在民国3年前，六安三匠(篾匠、绳匠、圆木匠)就聚居在便门外篾匠街，占全街居民二分之一左右。”后来除有两户木匠在此临河锯木外，绳匠和圆木匠都聚到别处去了，篾匠街名副其实的就以篾匠居多。

篾匠街的兴起，主要是取利于淠河。六安背靠大别山，盛产竹木茶蔴。山区的竹木顺淠河漂流而下，很方便地就被漂送到了六安。六安是大别山外第一个城市，竹木消费市场很大。由此匠人们贪近河滩之便宜，图城墙根之僻静，一个做手艺的好地方，自然就积聚到了此处。

篾匠是一门古老的手艺，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用到的很多竹制品，从桌椅箱柜床到箕篮箩篋筐，还有我们常用的凉席、笼屉、竹梯等，都出自篾匠的手艺。小时候到河沙滩去玩，总喜欢在篾匠街呆看篾匠师傅们破竹抽篾。一根毛竹，在篾匠师傅的手里三下两下，转眼就变成竹片、篾条。城墙根下的篾匠家，家家门口都摆挂着各种篾匠工具。堆放着许多毛竹、竹片和各种编好的竹器。一只竹椅，一张长条木凳，几把刀具，还有一只装满茶水的大号搪瓷缸，我们眼中的篾匠师傅就这样一坐坐一天，重复着每天的劳动。

后来手工业合作化，篾匠们组织起来，成立了竹器社，顺河沿建了几座竹棚式车间，有了一点机械化生产设备，生产热火朝天，竹制品品种也多了，这段时间应该是篾匠街的鼎盛时期。到了七十年代，竹制品市场萎缩，竹器社转产拉制铁丝，生产铁钉，企业转改成为五金二厂。一段时间，五金二厂生产的镀铜铁钉盛销国际市场，篾匠们改行的五金二厂竟成为六安外贸的骨干企业。

木匠街

木匠手艺关乎万家。从古至今，盖房子，做家具，哪一样都离不开木匠。木匠人多，涉及手艺面广，有大木、小木、方木、圆木、旋木、雕匠、锯匠等之分。过去做手艺的人行内相帮，木匠们在许多地方相聚成群，有些地方也就有了木匠街。

六安的木匠街在以前公安处也就是老衙门台子对面，就是现在的庆安街。记忆中，到上一世纪七十年代，六安的许多老人还习惯喊这条街为木匠街。《六安县志》说，民国14年六安木业从业登记，当时城关方木业有邱凤林、史开中、江月治等30多户；大木业有张木祥、蒋文学10多户；雕匠有5户；园木有范木匠等6户；还有旋木几户，大都在木匠街经营。听老人们说，木匠街原来规模不小。从和平桥街口向南直到扎笔巷，虽然也间有大宅、民居，木匠铺还是相近相邻，从北到南按大木、方木、圆木、旋木自然分布，依行规各按专门手艺营生。

大木匠人就是锯匠，专门将原木锯解成板材。和平桥街口开阔，离河沿又近，就成了几户大木锯匠的锯木场。方木是做家具的，是木匠街的主要铺户，基本上都在街北段。其中有几户专门做棺材，不做家具。街中段是圆木匠们的店铺，做各种盆、桶、盖、板类用具。十八层坎子下面以南铺面稀疏一点，有好几家旋木店。木匠街的最南端，是扎笔巷那家门面朝北面对木匠街的旋木店。旋木也就是车木，匠人坐在高高的车架上，脚蹬踏板，手持旋刀，木屑飞舞，虽然辛苦，出的都是巧活。

以前也有走街串巷的木匠，主要是做各种家具木器的维修。一般人家定做大小木器家具、置办寿材，都是到木匠街找木匠。

我们记事时，木匠街就已经逐渐衰落，许多木匠铺子消失了。一些木匠先是合作成立木业社，后来又办起了木器厂。方木业最终办成了家具厂，旋木业后来专门生产电工起子的木柄，最终演变成专做各种木柄起子(也叫解刀、捻凿)的五金三厂。如此，木匠们先后都离开了木匠街，木匠街逐渐躲藏到了老六安人的记忆中。

铁匠街

六安的铁匠街在北门里。从上拐头进北门往南到潘家拐子，是六安的北门里大街，叫北大街。北大街靠近城门口这一段，不过五、六十米长，因为地形不好，不宜建屋，街两边就开了十几家铁匠铺，成了六安有名的“铁匠街”。

铁匠街的铁匠铺，大都只是一间破旧的临街屋子。屋子正中一盘火炉，上面一个挡火吊盖，炉边一架手拉风箱，地中央一个铁砧底座。小时记忆经过铁匠街，看到的街两边就是这样相连的破屋烂铺，连像样的门都没有。那时从上拐头进北大街，要经过一段石梁桥，过了桥就是铁匠街。窄窄的街道，两边屋檐下的人几乎可以伸手相握。破烂简陋的铺子里，呼呼的手拉风箱，吹动炉中红红的火焰。总是有一位稍年长的铁匠，一手用铁钳钳着一件烧得通红的铁件放在铁砧上，一手拿一把铁锤翻飞敲打。边上一位双手抡大锤的铁匠默契地进行配合，大锤时不时地砸得铁砧当当震响，火星四溅。

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铁器，日常生活所及如刀、勺、铲、钳、剪以及锹、锄、镰、耙、叉等农具，还有一些建筑门窗铁件，哪一样都离不开铁匠师傅们的辛勤劳动。但凡人群居集处，大都有铁匠打铁的叮当声。所以，六安的四乡八镇也都有铁匠铺。城里这条“铁匠街”的存在，显然是因为城关地理位置优越。城里人口多，铁器消费市场大，又是在北门这个人烟辏集处，生意好做，就有一些铁匠们汇聚在此，占了地利。

古话说世上三般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铁匠真是个苦营生，记忆中铁匠街的铁匠们就是破屋、烂衣、粗茶饭。虽说生意不错，显然挣下的汗水辛苦钱发不了财。

到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现代工业发展，铁匠们的手工生意逐渐萧条。一些年轻的铁匠们离开了铁匠街，组织成立了有规模的铁业社，使用空气锤、压力机等机械，成了新锻工。铁匠街剩下几位年龄较大的老铁匠，断断续续，一直守到城市改造拆迁，见证了铁匠街的消亡！

草市街

六安人都以为，草市街过去就是柴草交易的街市。不曾想草市街其实也算是一个手艺街，应该被叫做绳匠街。前面《六安县志》提到，“民国3年前，六安三匠(篾匠、绳匠、圆木匠)就聚居在便门外篾匠街。”后来绳匠逐渐离开篾匠街，大部分到了草市街。

草市街背靠西城墙根，是老城外的街道。它北与西门外大街在清官旗相交，向南与黄大街斜接于等驾拐。草市街什么时候形成史无记载，不过先有市而后有街应该是确定的。草市街买卖的草以稻草居多，也有杆草和茅草。一般稻草，在打稻场上脱粒时经过石磙碾压，软和柔韧，用处很多。而用手摔、掼打的方式脱粒，草杆没有经过石磙碾压的稻草，叫杆草。杆草的用途是打草鞋和搓制有强度要求的草绳。茅草就是山草，六安人叫荒草，主要用来做草房的屋面草和泥墙挡雨毡，大多数城里人也拿它当作烧火柴草。

旧时，六安城关稻草需求量大。一是城里人家用稻草铺床，作为垫床草，六安人叫床铺草。用稻草铺床是六安人的传统，不分穷富，家家要用。其次就是加工草绳。塑料绳应用以前，都是用草绳和蔴绳，所以很久以前也就有了专门做绳子的绳匠。过去稻草绳用处大，方方面面的包装、捆扎以至盖房子、修房子都要用到它。草市街卖草，绳匠们靠近草市买草制绳取材方便，自然就到了草市街。

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后，草市街的一些老绳匠们合作成立了一家包绳社，后又转成包绳厂，生产各种草绳、蔴绳。受条件限制，包绳厂也发放一些材料让有制绳技术的人在家庭做一些如单股、双股绳等初级产品，再收回厂里摇并成各种多股绳。以前看到过草市街许多人家都有摇绳车，也有纺蔴车，不少人家会制绳。各家制出的草绳、蔴绳有自行销售的，也有专门为包绳厂加工的。一条草市街，就是一条制绳街。草市街的老人，应该没有忘记！

由河西马巷到月亮岛渡口。刘杰/摄

叫花街

六安原来有条街，因为一片破烂而被叫作“叫花街”。后来嫌不好听，把它改成了“教化街”。其实这是六安人的一个误会，“叫花街”并不都是叫花子。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在北门外一带做下力活和以缝补手艺为生的穷人。

以前北门是六安水陆运输要途，北门外西街口的龙津渡是六安重要的货运码头，常年舟船繁忙。往来船工、装卸工及众多的挑伕、搬运工，还有四季放排的排工等做下力活的人众多。这些人有的光棍一个，有的拖家带口；有的背井离乡，有的就住在附近。“叫花街”在北门外皋陶祠也就是后来东方红小学的西面坡下。因临河靠坡，那些做下力活的就有人在此搭棚居住。时间一长，搭的棚多，近乎成了一条街。一条街穷且破烂，遂被叫做“叫花街”。

出苦力做下力活的都是穷苦之人，他们出苦力，挣小钱，只是图个生存。繁忙季节虽然也有能养家糊口的，但通常都是衣不蔽体，食不饱腹。出苦力的人身无完衣，男人们衣服破了是常事。有女人在身边的，不要他们烦心。没有家室的人就要求助别家的女人帮忙缝缝补补。这样的事偶尔为之尚可，经常求人有点为难，于是就付点酬劳，不过三文两文。而求女人们帮忙的人多了，住在棚屋的女人们就都忙了起来，缝缝补补的手艺也能有一点收入。都是穷人，穷不帮穷谁照应？所以，女人们自嘲这样的缝补是“缝穷”、“缝破烂”的。拿到穷汉们的破衣，好心的女人们就去河里洗个干净，棚外晾的都是破衣，这里就难免被人喊成叫花街了！记得小时候听姥姥和姥爷争吵，姥姥说“我就是到叫花街缝破烂也饿不死”，印象颇深。

查新中国成立以前，这样的“缝穷”街大大小小的城市皆有。叫花街的女人们凭缝补手艺帮人利己，嗨！也算是六安的一条手艺街吧。

北接云路街，南至鼓楼街，解放前，全街为制作木器铺店，亦称木匠街。刘杰 /摄

孔子的老师

程锦

今年九月，将迎来我国第40个教师节，也将迎来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，“万世师表”孔子2575周年诞辰。

于国人而言，孔子可谓家喻户晓，尽人皆知。从牙牙学语起，我们就对他的谆谆教导耳熟能详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从上学识字始，我们就岁岁年年诵读他的经典名言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自幼及长，我们更是听过无数遍关于夫子励志成圣、坚韧执著、献身教育、传播文化的传奇故事。可以说，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。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，都流淌着孔子的基因；每个中国人的思维里，都浸润着孔子的智慧；每个中国人的语言里，都熔铸着孔子的思想。

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，孔子首创私学，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限制；他主张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举一反三，启发教学；他桃李满天下，弟子三千，七十二贤，被尊为“万世师表”“至圣先师”。那么，这位旷古烁今的伟大老师，他自己又师从何人，有哪些老师呢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相信很多人会马上想起《师说》中的名句：“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”然而韩愈在文中只提到孔子曾拜郯子等人为师，但对圣人因何拜师、如何拜师、具体学习了什么，这些老师究竟何许人也等却语焉不详。在教师节即将来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我们不妨作一次“探秘圣人之师”的文字之旅。

就从郯子说起吧。郯子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，他学识渊博，孝感天下，传统“二十四孝”中“鹿乳奉亲”的主角便是其人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鲁昭公十七年(公元前525年)秋，郯子到鲁国朝见鲁昭公。鲁昭公设宴款待郯子，并好奇地向其询问郯国以鸟名为官名的原因。郯子侃侃而谈：“从前黄帝用云纪事，所以各部门的长官都用云命名；炎帝用火纪事，所以各部门长官都用火命名；共工氏用水纪事，所以各部门的长官都用水命名；太昊氏以龙纪事，所以各部门的长官都以龙命名。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的时候，恰巧有凤凰飞来，所以就用鸟纪事，各部门长官也都用鸟名来命名。”孔子是年尚不足而立，求知若渴，好学不厌。闻讯后即前往拜访郯子，向其虚心求教，“见于郯子而学之”。郯子非常喜欢这位勤学好问的年轻后生，知无不言，不厌其烦，给予了详尽的解答。孔子感慨道：“我听说天子创制了古代官制，但由于现在天子身边人才流失，制度破坏，有关古代官制的学问仅保存在四方的小国了。这话是可信的。”在反映孔子一生主要事迹、被称为“中国最早的连环画”的《圣迹图》中，就有一幅《学于郯子》，所绘内容便是孔子向郯子请教的故事。

苌弘是周朝的大夫，他博闻强识，涉猎广泛，通晓历数、天文，且精于音律乐理，以才华闻名于诸侯。史载鲁昭公二十一年(公元前521年)，孔子曾问乐于苌弘，向请教《韶乐》《武乐》优劣等问题。苌弘同样被孔子的好学精神感动，详细解答了他的问题：“《韶乐》是虞舜时的歌谣，《武乐》为歌颂周武王丰功伟绩的乐曲。如果讲论功勋，舜继尧业天下大治，武王伐纣解救万民，二人功高与日月争光，不分高下。然而就乐论乐，《韶乐》声容宏盛，字义尽美；《武乐》声容虽美，曲调却晦涩隐含，稍为逊色。所以《武乐》尽美而不尽善，《韶乐》称得上是尽善尽美了。”说到动情处，苌弘不由自主地站起身，亲自为孔子现场演奏了一曲《韶》乐，孔子被苌弘高超的音乐技艺折服，完全沉浸在恢宏壮美的乐曲中，直听得如醉如痴，以至于“三月不知肉味”。

师襄，又称师襄子，是春秋时鲁国著名的音乐大师。孔子学琴师襄的事，《史记》中描述得十分生动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拜师襄子为师学习弹琴，学了十天还在弹同一首曲子。师襄子说：“可以学新曲子了。”孔子说：“我虽然学会了此曲，但还未能熟练掌握它的节奏技法。”过了些时候，师襄子说：“你已熟练掌握它的节奏技法了，可以换新曲子了。”孔子说：“我还没有领会乐曲表达的情感意蕴。”又过了些时候，师襄子说：“你已经领会了乐曲表达的情感意蕴了，可以换新曲了。”孔子说：“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为人。”再过了些时候，孔子肃穆沉静，若有所思，接着又心旷神怡，显出志向远大的样子。他说：“我终于体会到作曲者是怎样的人了，他黑黑的皮肤，高高的个子，双眸如汪洋般澄澈，胸襟可以包容天下，除了周文王，还有谁有这样的气度呢！”师襄子赶紧站起身，恭敬地朝孔子拜了两拜说：“听我老师说过，这首曲子正是《文王操》啊。”孔子求学就是这样态度恭敬，严谨不苟。

老聃即老子，姓李名耳，楚国苦县人，道家学派创始人，他博学多闻，熟于掌故，精于历史，谙熟周礼，明于天道，通于历数。孔子问礼老子，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巨星面晤切磋，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等记载，“博古知今，通礼乐之原，明道德之归”的老子，一直是孔子非常钦佩的前辈。孔子早年便欲前往东周都城洛邑，向担任守藏室史的老子求教，但其家乡曲阜与老子所居地千里迢迢，山水相隔，苦于路途遥远，力不能逮。最终还是其学生鲁国贵族南宫敬叔从中斡旋，鲁昭公才赐给了孔子一辆车、两匹马和一名僮仆，并让其陪同孔子一起到洛阳问礼，孔子才得遂所愿。此次拜师之行，孔子不仅领略了国都的繁盛，感受了周礼的博大，而且向老子问以丧葬之礼、仁义之道、为人之道等诸多问题，老子不仅一一予以解答，消解了其心中之惑，还真诚地给予其处世之道等方面的指点。后来孔子对弟子们赞叹道，老子真是一位像龙一样的人物，我的学问之所以有长进，正是因为得到了老子的教诲。

除了史载的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等人外，在民间传说中“不耻下问”的孔子还有一位未成年的“小老师”，这就是被誉为“神童”的项橐。孔子师项橐的故事传说最早见于《战国策》，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有“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”的记载。《三字经》中“昔仲尼，师项橐。古圣贤，尚勤学”的名句，更让这个故事广为流传，家喻户晓。孔子拜项橐为师的版本有很多，大意为孔子周游列国时，路逢闻多识广的小儿项橐，二人唇枪舌剑，展开一场精彩智辩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、社会家庭、伦理道德、神话传说等诸多领域。项橐虽然只是一位懵懂幼童，但他才思纵横，对答如流，令孔子由衷赞叹，感佩“后生可畏”，并虚心拜其为师。

其实，人生须臾，学海茫茫；生也有涯，而学也无涯。诚如韩愈所言“圣人无常师”，圣人是没有固定的老师的。孔子自己也曾说过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；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敏而好学的孔夫子秉承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思想，虚心求学，切问近思，终其一生，随时随处向学有所长的人虚心请教。除了信而有征的记载外，可以说令其终生景仰、寤寐思服的精神偶像周公，倾心抚育教养他的慈母颜徵在，教他识字断句为之解惑的启蒙之师，指点教导他礼乐射御书数“六艺”的众多无名之师，甚至给他启迪、教学相长的诸多弟子，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孔子的老师。

圣人活到老学到老，时时处处虚心学习，故而处处时时都有老师，老师多的数不清，道德学问自然日益精进，最终成为一代圣哲。这种求知若渴、虚心好学的精神，不正是今天我们这些普通人最应该学习和反思的吗？